

人世间

“看鱼”是道头牌菜

崔启昌

临近大暑，响蝉在朱大伯家屋西头的梧桐林里嘶鸣，青绿的、暗灰的青蛙们在紧挨梧桐林的塘湾蒲草丛中敲击着响鼓。晌午饭后，听惯了这些动静的朱大伯拎过马扎到门楼处，置矮桌，搁茶具，泡一壶地产绿茶，轻摇着芭蕉蒲扇歇晌。

“朱大哥，俺老远就闻到茶香了。喝茶化食，晌午又吃‘看鱼’菜了？”

“都啥年月了，还提那玩意儿。俺在听着怪好听的动静，扇着凉风想着吃价贵的鱼肴呢！”

邻居朱叔家与朱大伯家只隔着三排房子，相距不足三百步，不管春夏还是秋冬，一有空闲，两人老爱凑堆儿拉呱逗趣，絮叨些从前的“陈谷子、旧芝麻”。

朱大伯入耄耋之年不短了，朱叔也早进了古稀之列，都是经历过苦日

子的人。也不知道是娘胎带来的，还是下生后修来的喜好，朱大伯打小偏爱吃鱼菜。四十快挂零时，他跟邻村苗姓人家的大闺女成了亲。据说，在成亲当晚，就着洞房里罩子灯光，朱大伯向新媳妇吐露了心声：“俺就馋鱼菜，煎、熬、蒸、炸，怎么做都喜欢吃。不过，想是一回事，吃是另外一回事。这么多年头了，俺都没怎么闻过鱼味，吃的差不多都是‘看鱼’。”刚过门的媳妇说：“俺也跟你一样，‘看鱼’见得多了，真正的鱼腥没怎么闻过，吃顿正儿八经的鱼菜常常是朝思暮想哩！”

朱大伯十四五岁的时候，从来村里叫卖的货郎手里淘了一个带倒刺的钓钩，还有一小卷单股的白色尼龙钓线，一有空闲就在屋西头的塘湾边抛线撒钩垂钓。他学着大人

的样子，在钓钩上挂停当槐青虫，楔稳木橛桩子，狠劲抛远钓钩，把渴望吃鱼的念想寄予漫漫长夜。次日，晨曦初露，他迎着鸡叫悄然出门，到塘湾沿儿俯身躬背拽他布设的钓钩钓线。

多少回一丈多长的钓线收回来，都是希望变失望。但朱大伯不气馁，天傍黑，照例挂饵抛钩，越抛尝鱼菜的欲望越强烈。从春天抛到炎夏，这年塘湾沿儿结了冰凌的时候，他费劲拽完了怪沉的钓线，一条疲惫不堪的九斤多重的大草鱼，成了他们一家老少六口人两顿正餐的饕人菜肴。娘亲油煎的鱼段，撒上调料熬煮的鱼头、鱼骨、鱼尾混合稠汤，让一家人都觉得，满世界最好吃的东西就是这煎草鱼跟草鱼杂碎汤了。

时，再右手执铲、左手拿筷子合力将‘看鱼’翻面，继续燃柔火慢煎，直至煎面儿也趋焦黄时迅即出锅装盘。朱大伯娘亲做这道“头牌”菜，迈着小脚围锅台来回转看，除了翻面煎，还得适时往锅里添油，关键还要看管火焰，火旺易糊，火不跟趟那面皮会这里夹生、那里软塌，外观不好看，一分神还容易弄破面皮前功尽弃。

想到这番情景，朱叔仰头咽了一口绿茶，转脸看向朱大伯，叹道：“那些年里，咱乡下跟大哥娘亲一样的人够苦的哟！”

“看鱼”油煎后端上一些场合的饭桌，招呼、陪同入席者下酒叨菜、吃着拌饭，这营生可不是一般人能做得了、做得好的，需邀约专门的陪客。朱大伯因为人缘好，声望高，是村人们看中的陪客角色。

子换到跟前，许是饿极了，忘了我的叮嘱，大半盘鱼菜眼看快被叨光了。我也是心急，趁别人拉呱没在意，一伸胳膊给挑了他的筷子。”

响蝉还在嘶鸣，间或有好几只铁头蛎蛎的叫声从院墙头深绿的丝瓜叶蔓间掺和进来。朱叔端碗喝茶，咂摸着朱大伯刚刚吐露的昔时当陪客的苦衷。

“吃上足够多、足够好的鱼肴是这二三十年的事，咱靠海近，浅滩的、深海的渔获，住城里的孩子们老往家弄。除了煎，我和小我几岁的老伴都喜欢红烧，汤汤水水的入味，吃米吃面、就着抿两盅都带劲。”朱叔颇有同感道：“老哥，上面说乡村振兴呢！俺儿子儿媳，还有孙子们也爱隔三岔五往家捣弄海货。这几十年总觉得哪天不沾点荤腥，不吃个‘头牌’菜，心里没着没落的。”末等朱叔话音落稳，朱大伯已哈哈笑出声来……

诗歌港

“八一”明灯(组诗)

长水

南昌星火

云烟翻涌，回溯一九二七那夜
赣江岸畔，枪声劈开长天死寂
一杆钢枪，撑起山河残破的脊梁
一面红旗，于硝烟焦土间昂然矗立

彼时国门洞开，苍生在铁蹄下低吟
炮火碾碎炊烟，大地哀鸿无息
少年弃笔，挣脱麻木沉沦的沉寂
以骨血筑城垣，死守足下尺寸之地

那一轮“八一”的朝日，自此永不沉落
化作悬在民族头顶不灭的星灯
踏穿战火焦土，翻越雪山戈壁荒碛
故国大地，烙着行军跋涉的足迹

星火绵延九十九载，初心从未忘却
一束长明军魂，照彻家国万里

戈壁铸盾

风沙卷过天山，我曾驻守西陲戈壁
通信线缆织就长空无形防线
那年东风划破苍穹，我们静守长河
地窝深处，藏着一代代青春熬出的坚毅

寒冰啃噬筋骨，设备在三更灯下嗡鸣
多座站点接力，搭起九天信号天梯
一群平凡青年，裹紧一身橄榄绿
把忠诚二字，刻进无边大漠戈壁

“八一”的光，穿越层叠雪峰山脊
落在天线矩阵，落进营房窗棂
没有凯歌，唯有岁岁无声凝立
人间万家灯火，便是边关永恒追求

时代军魂

如今山河无恙，“八一”明灯愈发明亮
并非只有风雪才见证忠诚的重量
他们也是父母眼里的孩子，面庞青涩
却将青春压进膛线，将算法编入星光

不再只是血肉筑起的堤岸
更是算力筑起的屏障，在电磁博弈的汪洋
哨所的冰霜，岛礁的咸涩，实验室的寂静
不同的坐标，同一种心跳的频率

九十九载漫漫征尘，并未磨去棱角
只让那盏军灯，学会了在芯片里呼吸
守护人间烟火，更守护烟火背后的荣光
这“八一”的光芒，从此不只照耀千里边防
它深入纳米之间，让千秋华夏，稳如磐石

二

“那年月，日子清贫，到二十岁时没想着再吃过什么鱼。”跟朱叔坐在门楼下拉呱时，朱大伯又絮叨了这句说过不知多少遍的话。他吸溜吸溜咽罢一碗碗绿茶，搁稳茶碗后道：“说没吃过鱼也不完全是，但吃的都是‘看鱼’，油煎的‘看鱼’呢！”

朱大伯说的“看鱼”其实不算鱼，是冒名顶替的木头鱼。鱼肴，在老家胶东一带绝对对是宴席、节庆、婚丧嫁娶、迎來送往场合上的“压轴”菜、“头牌”菜，缺肉少蛋行，少了一盘带鳞鱼会遭笑话，正所谓“没鱼不成席，糙席脸没皮”。爱面儿的老家人虽然倚海而居，海中渔获丰盈，但要吃鱼菜，得掏钱换呀！可钱去哪里弄？无奈，人们便想出了“看鱼”当菜的法子。

手巧的木匠专门弄来梧桐板

三

“老哥，当年忙陪客这活儿，累吧？”话头赶到这里，朱叔喝着绿茶如此一问，猛然勾起了朱大伯对昔时陪客人吃“看鱼”的回忆。

“吃鱼、吃鱼，客人搁稳酒盅，当陪客的得赶紧催促着人家拿筷子叨着吃着。催慢了，缺礼数；催急了，又担心人家果真拿筷子叨鱼。那置在偌大瓷盘里的穿着好看外衣的是充数的木头鱼呢，一叨不就露馅了嘛！但陪客也不能明说，纠结中，我得再紧随着前句话的尾音转话题，领着客人把视线和刚伸出去的筷子往别的菜肴上转。这样反反复复，一番陪客营生忙下来，客人跟户主都晕晕乎乎打起饱嗝，‘看鱼’还是那盘‘看鱼’。再来客人，再有场合，那‘看鱼’上锅一炖，捏撮香菜碎儿稍加装饰，还会照例入得席面，充起七荤八素的排场来。”

朱大伯在村里盘腿坐炕也好、围桌而坐也罢，进进出出村人家当

材，给村人专门雕刻了若干两炸左右长的鱼模子，鱼模子头部两侧专门刻了眼窝，鱼尾跟鱼鳍上还刻意留了条纹，鱼身上更是规整而细密地刻上了鱼鳞。当年，老家村东崖的纪木匠和住村后街的张木匠调侃说：“清苦日子，倒也逼出了俺们雕刻木鱼的细活本事。”

朱大伯与朱叔坐在门楼下歇晌，话头越拉越多。换过一壶绿茶，朱大伯随说：“俺最看好娘亲煎的‘看鱼’，不破皮儿，往炕桌上一搁，看着油汪汪的，跟真的一个样。”这个朱叔知道。

朱大伯的娘亲裹过脚，围着锅台煎鱼时躬背弯腰格外用心，用油浸过的看鱼模子蘸匀她自个儿调和的偏稠面糊，再轻轻放进锅里慢煎，紧一搭慢一搭地一撮一撮往锅台里填喧草，估摸沾锅一面的面糊熟透变焦黄

陪客若干年。聊完其中的不易，他给朱叔再次续满茶水，紧接着长叹一声说：“那些年当陪客，亏的是自己的肚子，对不住的是街坊邻居家的客人，尴尬的是打肿脸充胖子，自己本没吃饱喝够，还执意跟着人家假装打饱嗝，违心地连声嚷嚷饱了、饱了。”

喝了一会儿茶，朱大伯又望着朱叔道：“大包干开始那几年，鱼菜陆续有的吃了。但‘看鱼’还有，不是木头挂糊煎的假鱼，是地道的真鱼呢！那时候好日子刚起头，老少爷们儿家底不怎么厚实，煎了鱼上桌都不舍尝鲜。再说，这鱼菜人家还有别的使处，总不能往桌前一坐，头不抬、眼不睁吃个盘干碗净吧！”“这个时候当陪客，老哥还给人家挑过筷子呢！”朱叔说起这事，朱大伯陡然接过话茬儿：“不假、不假，想想亏对那个小伙子了。干了一天搬砖铲泥的沉活，肚子空呀，盛鱼的菜盘